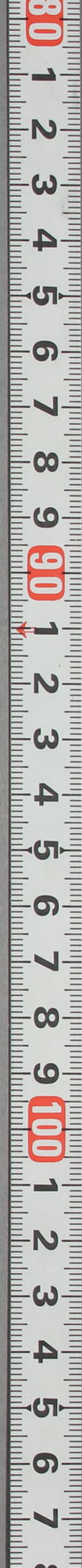


正誼堂全書

口仁13  
743  
24



門七  
號 743  
卷 24



和靖集

明治廿七年  
一月廿日  
購

年味齋集

原序

二程多躬行實踐之弟子尹肅公在伊川先生門尤為領袖朱子謂其十分鈍惟持一敬字工夫終底於成信哉迹其始也以主敬為學迨其後議謚曰肅則敬之名實不昭然於天下後世哉易曰敬以直內夫子曰修己以敬而示顏淵以克復之目惟視聽言動之四勿聖賢以敬為心法必履薄臨深兢兢無閒乃可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彼夫怠則肆肆則昧昧然而大遠於君子矣故處焉而倫紀之多乖出焉而民社之遺害甚矣敬與不敬人道得失之所由分也公年十八伊川先生授大學西銘又令看敬字其明

年不對誅元祐黨籍之策歸而告於師白於母迄以善養  
承母歡以學易體師訓求在內而不求諸外越三十餘年  
而有靖康大臣之薦公詣闕力辭詔賜和靖處士還山又  
數載而廷臣交章召以崇政說書強起趨朝每赴講先夕  
沐浴更衣陳所講之書於案上朝服再拜齋於燕室謂必  
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敬進所解論語又上疏切諫  
和議忤秦檜雖朝廷眷遇彌優洊加奉常少宗伯侍講而  
公秉難進易退之節終始辭榮予告而卒嗚呼公真不負  
斯學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生平可  
謂兼之至今讀其年譜誦其奏對非純於主敬者而能如  
是乎予服膺公之一於主敬也為校訂原集而重鐫之庶  
幾學者有入德之津梁從伊川而溯洙泗藉以自勉其鈍  
質而厚望於士林之共勉云爾

康熙戊子冬吉日儀封後學張伯行謹撰於榕城正誼堂



請召至京師不欲畱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尙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宜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關二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仲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寅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仲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旣召正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旣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畱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

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焯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焯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焯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畱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荐焯自代輔臣入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櫝

曰震亦薦焯代資善之職但焯微賸恐教兒費力爾除大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焯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互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業之業陛下十二年勤

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  
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  
反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  
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  
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戴天之讐與之和臣竊爲陛下  
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  
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爲務又  
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  
強我日益怠侵尋脔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  
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  
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  
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虎狼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  
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覲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  
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  
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  
安疆勿以小智才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  
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  
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  
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  
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

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  
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  
陋已驗於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  
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祇受  
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  
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  
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  
當去之義無一可畱之理乞檢會案疏放歸田里疏上以焯  
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焯自入經筵卽  
乞休致朝廷以禮畱之浚鼎旣去秦檜當國見焯議和疏及  
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畱十二年卒當是  
時學於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  
若焯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  
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有論語解及門人  
問答傳於世

問答與欽也... 尹和靖先生集目錄  
 尹和靖先生集目錄  
 奏劄  
 辭免除徽閣待制第三劄  
 遺表  
 雜文  
 進論語狀  
 論語解序  
 題論語解後  
 書易傳後序  
 師說序

尹和靖先生集目錄

奏劄

辭免除徽閣待制第三劄

遺表

雜文

進論語狀

論語解序

題論語解後

書易傳後序

師說序

跋西銘

告伊川先生祠文

書

遺書

答王信伯

兼答祁居之

答謝用休

壁帖

表聖學二十一則

附錄

師說

告詞

銘記

尹和靖先生集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奏劄

辭免除徽猷閣待制第三劄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迺君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侍燕閒一歲之久五遷名秩率皆清華則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敢不盡事君之義圖報陛下乎臣自辭免禮部侍郎恩命章疏十上條例懇請悃悞殫盡未奉俞允臣草芥微賤固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瀆重陳當

去之義仰于天聽惟陛下赦其愚使畢其說以全事君之義不勝幸甚臣自造闕廷職在勸講而本無學術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叨厚禮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獲貶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臣每念誤受寵知蔑聞補報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愚已驗於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昨拜命奉常曾未踰月方移病告遽擢春官臥疾至今未嘗供職以病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揆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伏枕絜月實難支持血氣既衰所戒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仰惟陛下眷知之深洞照情實曲推上聖之仁俯成匹夫之志特賜檢會奏放歸田畝伏候敕旨

遺表

上表為永辭軒陛事

臣焯言焯聞有生必死乃事理之固然

事理作物理

原始要終

亦臣心所深諭獨有終身之恨曾微報國

一作主

之功將死

有陳其言或善臣焯申謝伏念臣幼則孤蹇長而賤貧道不合時志惟師古幸有淵源之自竊窺聖哲之心願得志之莫期則終身而獨善絕清時結綬之志有後進舞雩之游不意垂老之年乃遇中興之主伸靖康招聘之意易和靖安退之名起從遐徼羈旅之中實之勸講侍從之列來崎嶇者萬里奉清燕者踰年感得時之若斯實有幡然之志悵事君之已晚莫勝菑爾之軀終臥病而乞歸尋引年而告老始終被遇自謂莫倫死生之間夫復何憾伏望皇帝陛下益隆聖學廣被名賢惟祖宗為陛下之規惟方策為陛下之鑑洪惟我宋度越前朝惟子惟孫有典有則而況天方悔禍民獲小康益勤宵旰之憂必復國家之始永辭聖世莫罄愚衷臣無任瞻天仰聖結戀於邑之至謹奉遺表以聞臣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紹興十三年十一月日奉議郎充徽猷閣待制致仕臣尹焯

雜文

進論語狀

孔子以來道學屢絕言語文字去本益賒是以先聖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說而陋況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謬豈惟無益害有甚焉脫使窮其根本謹其辭說苟不踐行等為虛語此先聖所以重講解慎言辭也況如臣者材質

甚愚脩爲無取施之於己未見其功資以事君亦將何有  
其於聖賢言行何足以窺測奧妙發明指歸強顏爲之第  
塞詔旨臣無任慙羞恐懼之至

論語解序

臣自布衣入侍經筵被旨解論語以進臣備職勸講不敢  
以寡陋辭竊惟是書迺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卽其問  
答如已親炙於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  
學矣後之解其文義者數十百家俾臣復措說其下亦不  
過稱贊而已恭惟陛下聖學高明出乎天縱如舜好問如  
湯日新舉賢而遠不仁修己以安百姓固已合符夫子之  
道施之於事業矣復何有待於臣之說然而學貴於力行  
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也姑摭  
所聞以稱明詔臣謹上

題論語解後

焯紹興七年十一月被召到闕賜對押赴經筵承續講說  
論語衛靈公之末一章次日有旨給筆札解論語以進念  
以說書爲職不敢以固陋辭方以病困殆蒙賜寬假病安  
日解進明年二月駕還錢塘焯以病從百司先行三月病  
少愈力疾日赴經筵是月十三日詔促成書以進時手顫  
目昏心思荒錯深懼稽命之久遂勉強爲之姑塞上命四

月二十一日進至而學者邢寬呂稽中堅中在焉書成皆三子之助也九年春復病丐歸蒙恩授以閒祿聽其自便遂寓居平江府虎丘寺之西庵寬從余居上方暇日見此帙云當時潛錄欲終身誦之甚矣其嗜學也相從既久若是書也講亦熟矣豈不知此一時應詔而成皆前人成說雖有一二臆見坐以老病拙訥心之精微詞不能達今取觀之徒有愧汗先聖不云乎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焯於諸公亦然何用此爲寬復請藏之因識始末并戒其勿以示人幸諒區區之意冬至後一日書於三畏齋

書易傳後序

焯至閬中求易傳得上十卦於呂稽中實余門生也後至武信壻邢純多方求獲全本以所收紙借筆吏成其書爲生日之禮殆與世俗相祝者異矣敬而受之乃言曰誓畢此生當竭吾才不負吾夫子傳道之意壬子七月二十五日門人尹焯書

師說序

焯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被教誘諄諄垂二十年昔得朱公揆所編雜說呈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畱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經兵火來蜀中得數本竊觀之其閒或

詳或略因所問而答之蓋學者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未能無失不敢改易焯雖未盡識其意以所見無疑者輒成此書目爲師說覽者各自得焉不能詳告也紹興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門人尹焯記

跋西銘

橫渠先生作此銘或疑同於墨氏之兼愛寓書以問伊川先生答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子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二本也分殊之徹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

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告伊川先生祠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九月丙寅朔二十有五庚寅門人和靖處士尹焯詣伊川先生侍講祠而告曰焯甲寅孟秋始居涪陵乙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朝有補於世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今茲啓行惟先生有以鑒之謹告

書

遺書

右焯啓其生也榮辱在大夫之後得正而弊庶乎君子之歸敢陳將死之言以告終天之別伏念焯曩由羈旅經涉亂離竊希先哲之風不改陋巷之樂晚而有遇遽陪侍橐之聯病不能朝獲遂賜骸之請念始終進退之禮繁生成塊北之恩無復更生遂爲永訣伏望平章僕射相公佐佑王室康濟斯民力扶上聖之君亟致中興之業瞻依曷旣涕泗無從謹奉遺書布敘伏惟鑒察不宣

答王信伯

焯再啓自至會稽以退閒不修講人事不遇便人故久不得上問必能深察向承教論語二事今已改正或更有未安處有的便無惜矻諭朋友切磨之道廢而不講正賴吾信伯也萬萬畱念願望願望貴眷各叶吉慶時暑以保愛爲祝小姪塤已受恩今年三月得岳祠亦薄有祿廩僥倖僥倖亦恐知之焯再拜

答祁居之

焯前年冬末相別兩見改歲衰老日甚幸未昏憤亦不敢虛度時日十二月未到會稽初至稍困人事今卽遂安居經夏別無所苦不煩遠念半月前有人傳言在餘杭幹事方怪咫尺無一字見及忽收專問獲聞動靜欣慰可知示

諭附來書未嘗得一何也今後非的便不可附書彼此無益故此中未嘗附書者蓋以此也川中諸公未嘗通問馮貫道四月閒專遣人至猶題黔州通判御位向在桐廬見除梁山軍未嘗來行朝傳之者妄也伯世何故尙畱枝江缺在何時仲志在廬山有所授未景實來別其兄德元往來過此相聚甚款不講人事終日相從德元在四明時通書敦智閒相見此亦有一二學者相見不保其往恐知之李習之復性書三篇舊亦嘗讀偶記韓退之與孟簡書云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習之亦韓門生也卻晚縱釋氏無足怪者古人尙如此況今日疇去時來果求何事果見何理而望終始不移大難大難居仁時得書見勉倡此道然老拙之職似當然其如力薄何此道如青天白日誰不見之昧者汨以利欲一出入望知其至多見其無益也吾子勉旃相會未期暑氣尚炎萬萬倍加保重令弟必且在左右不敢致問秉筆揮汗信筆作此言無次敘一讀焚之可也六月二十五日焯書啓上

答謝用休書

焯頓首拜啓向在行朝遠辱惠問尋亦拜答以致謝懇未審得達聽覽否忽忽三年不獲嗣音想無便而然也季夏極暑伏惟燕居多暇尊候萬福焯已未仲春得請宮祠來

居姑蘇虎丘山寺人事廢絕雖欲上狀無從可致未知高明能亮察否年老多病去歲乞致仕蒙恩允許今春初隨壻氏邗純來寓會稽偶虞教授仲琳時見過志學之士也赴仙鄉新任遂專附手啓上問伏幸照察不周焯頓首再

拜用休先輩友兄閣下

六月二十  
六日謹空

焯再拜啓焯處此之樂否虞皆悉之不果縷陳向侍講退閒甚欲得謀居仙鄉以力薄不能遂適去年夏偶壻氏除此中差遣去彼不遠仍是一路此心終欲一到左右又未知何如人事未易前期也向同來洛中諸兄誰且安處鄉里者後來俊秀繼此學者爲誰因有的便切望示諭在洛

中時曾有收得先生文字或當時答學者之問者否老兄不憚煩爲寄及幸甚幸甚貴聚萬福令嗣幾人相別久矣南北遼遠皆不知聞並乞批諭專託虞公尋訪高隱未得詳悉併冀照亮  
焯再拜啓得虞教授書知吾友作學錄甚慰鄙懷今虞君作教官吾友爲錄使鄉校知此道者眾何難之不易也虞君鄉論甚美於此道信之極篤每相見多言及此但恨未能盡所欲言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氣味未可據道在吾友尤宜勉不妄不妄焯再拜上

壁帖

聖學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焯謹書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耳

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為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修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先生接物辨而不閒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

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

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觀此甚

有省處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

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意未萌於心言未出諸口神莫得而窺人莫得而咎君子

貴慎獨上不愧屋漏人神亦吾心口自處其後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

則天為者敗之不如自然

溫公無為贊

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  
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  
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病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  
於不知恥

或問一日靜坐見萬事平等無礙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  
否曰是靜中之功蓋心虛氣平而然須於應事時當  
氣象方好  
古人避地隱居須慎其所處不爲人知姓名乃善處者也  
余尙未能絕交息游是爲深病年將七十學不日進道不  
加修碌碌隨眾實爲人世間一蠢物耳書此以自訟九月

初七日謹書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  
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修己安百姓堯舜病  
諸是知人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耳目口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  
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分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  
可以學故不謂命

賈瓊問羣居之道予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日可終身而  
行乎予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  
殊俗夫如此故全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茂叔窗前草不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觀天地生物氣象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

予言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視聽言動行住坐臥謹之慎之日求寡過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人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由孟子則可以觀易

耳不妄聽目無妄顧口無妄言心無妄慮四者不妄聖賢之具余何人哉敢不希慕季春初九日焯謹書

和靖尹公先生遺墨一卷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黏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輯而藏之今陽夏趙侯刻實臨川郡齋摹本見寄喜竊惟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而趙侯所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敬識其後以自詔云消

熙丙申三月丁巳新安朱熹敬書

和靖先生所居之齋多以片紙書格言至論寘於窗壁

間今往往藏於其家如此所刻是也反復玩繹遐想其

感發之趣深存體之功至而浹洽之味為無窮也嗟乎

學者於此亦可以得師矣淳熙丙申三月壬戌廣漢張

栻謹書

師說

時敏他日問進德之序先生曰進德須忠信忠不欺信不

詐不詐不欺故可入德昔夫子蓋嘗以主忠信告子張矣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先生曰君子之為學問欲切思欲近若汎問而遠思豈有

所得哉雖子夏之言實有可取

先生每與時敏講書必具衣冠或深衣講畢則曰盡誠及

物者我也誠之者其在子乎或引呂與叔中庸後曰諸君

有意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自為饒饒無益不

幾於侮聖言者乎

先生曰學者切不可為富貴為大事富貴儻來之物纔役

心於此則不可為學矣

先生曰學者不可無師友師道嚴須是友觀易兌卦全說

朋友公且看樊遲問仁孔子告以愛人問知告以知人孔

子

子竭始終言之當時樊遲無所進故又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遲復無所進及退而冕子夏子夏且以舜湯之事言之然後釋然不復問朋友之得可謂多矣因言某昔從伊川問不切只是不答若要切切德德是朋友先生曰孔孟門弟更無隱情有疑便問且如短喪學稼樊遲宰我豈不知是小人不仁之事蓋心有疑不得不問若不問則終於自信矣又如公孫丑問孟子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丑豈不知亦見管晏之功大故舉而比之得孟子一言之後方知孟子之志在於道而不在於功後之人有所進益亦公孫丑之力也

先生曰某在經筵進論語解別無可取只一篇序卻是某意曰學費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此是某意某曰齊魯諸侯其曰齊魯諸侯曰先生曰德壽問某紂亦是君孟子何故謂之一夫某曰此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紂洪惟作威上又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亦便可視君如寇讎某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三代之民言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上大喜他日謂趙丞相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九成曰才不為君便是獨夫若尹某可謂明矣若

九成殊不曉他意

時敏因侍坐語及孟子先生曰近來看得如何對曰數日  
看得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先生大聲曰如斯而  
已矣旣而曰盡得此便是聖人限曰亦豈可斯言哉  
時敏請論語先生曰須莊敬見得如弟子之問孔子之答  
又見得弟子之言與孔子之言亦自有輕重因曰昔某在  
伊川席下某日問某曰賢看論語如何某曰看論語句句  
是實伊川曰善自涵養  
先生曰某一日侍坐於伊川請曰某看曾子三省誠而已  
伊川曰不意賢看到此緊要處

時敏侍坐有蚶蚶出於籬下先生指之曰天地之間無物  
不養此雖細微在所不棄因曰某往年在伊川席下張思  
叔亦在某問先生人不可以無一箇量先生曰賢要量如  
何大某曰須是如江河大先生曰聖人之量有甚窮盡某  
曰先生何以見其無窮盡先生曰於孔子見之事君盡禮  
人以爲諂也若他人須著一箇小人字賢且看聖人之量  
如何大

時敏問葉公問孔子於子路何故不對莫是子路誚葉公  
有許大夫子而不知故不對歟曰非也亦夫子難於形容  
賢且看夫子自道不過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而已發憤

忘食知之事也樂以忘憂仁之事也仁且智夫子聖矣乎若常人不過誇大而巳

先生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唯其喻之是以好之

先生既進語解一日德壽忽謂趙丞相曰朕看尹某日間所行全是一部論語趙曰陛下可謂知人矣德壽問先生卿如何養得如此粹厚先生曰臣但一生不敢作過上笑之汪聖錫亦嘗舉此

先生爲時敏說中庸至居下位不悅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至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拱手曰孟子所得於曾子者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今孟子全取此一段載於其書但改

誠之者一字爲思誠而已其本在於曾子之三省與夫一唯而已可謂學問源流遠有端緒不失其正也如此先生嘗寫橫渠數語於壁曰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益長裕而不設設謂虛設信夫銘諸牖

以自訟年月日某謹書顧時敏曰橫渠之學可謂勤矣其心不閑○時敏欲請伊川成編之語先生曰某無之今日所與賢說底話皆平日先生所以教某者公但記取若要

因出一紙云某登先生之門後五年見劉唐詢出示朱公

按所編文字雜說欣然受之以呈先生曰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他日復請曰所留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看此書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豈不有差某後更不敢復讀兵火之餘偶至蜀中見人人成編蓋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細觀之則失其意者不暇一一言也某侍坐先生誨之曰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死而大義乖信然今日道學絕講親炙者無幾則迷妄失真固亦多矣可不哀哉

如世傳史評之類皆非先生所著寓九江夏君廷列惠然見過語及此道輒書以諭之紹興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門人河南尹焞書十二年五月五日重書以遺王時敏秀才其本今

留汪尚書家

時敏問伊川何不解繫辭先生曰洛人亦問及此伊川曰繫辭所以明易古謂之大傳若又解之是屋下架屋某今但於易傳中一引證庶亦盡一隅之舉

呂紫微書問伊川退朝納其告敕曰臣本布衣誤蒙聖聽置之講列無補於世今既歸田里亦願只乞布衣為榮今先生亦合乞布衣而歸受四品服致仕與伊川異何也先生謂時敏曰居仁責我則是但某荷聖恩四章不允復賜象簡筆墨茶各一百端硯金絲匣金鼎研酒各一合講孟子以進書成日賜四品之服當隨此上納會稽有學者欲

將伊川語編成門類請先生訂正先生曰某學術淺陋豈能訂正先生之言兼是他人所記某若說是人便信之豈不相誤不如只據見定識者自知其非兼分成門類卻是舉業○先生爲時敏說詩序畢因曰六經遭秦後可惜燒了多少好文字且如詩序與易繫辭皆須聖人作非後儒可及故讀詩不先之大序猶入室不由戶也讀易不終之繫辭猶飲食不知其味也時敏問大序孔子作小序則誰爲之先生曰伊川云國史爲之旣探此詩必知其人必知其所以刺美之義也今首句是矣下則解師所增如蕩言天下蕩蕩賚言子酌言酌先祖之道與首句全不干事與詩亦不倫故知解師所增無疑

時敏問先生伊川五經皆有解乎先生曰只有易傳他經則分與門人理會俟他時卻欲會作一處看不期謫涪啓手足時卻有中庸解取出燒了曰易傳足矣何以多爲先生又曰得他畱此書在也好燒了可惜春秋間分與劉質夫詩書不知分與誰詩序二篇則先生自爲之不可不知先生曰某向在伊川席下有學者云關中諸公欲節禮記出看伊川曰聖人語言與漢儒甚不同更幾時某當爲之惜乎伊川不及如言而死矣

先生到國門有詩二首一云

首句

爲儒也道得成名可憐

白髮垂前志懶著青衫逐後生一云少蒙師教指迷津老  
讀義經味入神無限青山隨意好強來騎馬踏紅塵

先生嘗與時敏言賢欲學文須熟看韓文公六月念六日  
白李生足下一書檢之乃答李翊申云無望其速成無誘  
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先生之意在  
此

先生讀論語到柴也愚參也魯又手而起曰某平生亦得  
一箇魯力

先生曰某向在虎丘一日閒行思量孔子曰其言之不怍  
則爲之也難兩句大有所得時敏問何所得曰言之易行  
之難今人要做聖賢遮莫說不得臨行一寸也進不成步  
皆是不怍

時敏請益先生曰須是問學問學所以明理理明則物莫  
能蔽故孔子語仲由以六言六蔽皆在於好學○先生曰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孟子說心非說性  
也先生愛潔淨地有汗穢必去之嘗說某只有這些克不  
去時敏問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若非禮之視聽言動亦  
須如此克耶先生曰是也因言伊川亦如此一領黃裊道  
服至破亦潔淨嘗曰衣不欲異欲其潔食不欲異欲其精  
先生曰學者須是勇勇則必有所爲孔子曰德之不修學

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憂之如何爲無勇也易之象曰雷在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不是大壯之人其果能哉

先生病革見時敏問曰近看甚書答以先生病每日只與德元同候安否亦無暇看書先生曰不可有疑便問病亦不妨疑處更與德元商量德元相隨亦久想不至錯又曰人心須常有所事孟子曰必有事焉是矣孔子曰七十而從心便繼以所欲不踰矩無下一句不幾於放心歟呂德元讀先生遺表先生曰某一部孟子便是遺表德元請先生孟子先生曰孟子也未成全書尙存第三篇乃第十四篇某章未備公等將去修之時敏與德元皆泣德元曰楷中等愚陋豈敢脩先生書朝廷幸來取當以稟進日先生首肯之

先生曰乾坤成列而易位乎其中矣聖人便是易

馮忠恕曰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也聖人所爲吾當爲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一日玩味諷詠言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用心之精微二日涵養涵泳自得蘊蓄不撓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然後爲得也三日踐履不徒謂其空言要須見之行事躬行之實施於日用形於動靜語默開物成務之際不離此道所謂脩學

如此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已

記善錄事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曰公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著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諭之適聞鐘聲某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公與張繹同時師事伊川張繹以高識公以篤行俱為所稱

伊川問公與繹尋常見處有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為我言之公曰某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

祁寬所記語錄

徐度語及蘇氏使民戰粟義問曰如何先生艷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和靖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先生曰學者須是誠須是敬敬則誠矣故易曰君子敬以直內若色厲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類也與

時敏欲學讀孟子問曰孟子不知誰解得好先生曰無出

趙氏公且看趙氏注因曰某被旨解孟子孟子逐段自說分明今更不復解但與逐段作一說提其要而已

先生曰孟子之書讀來讀去不覺快活時敏問如何先生曰公且看關一也古爲關以禦暴今爲關以爲暴爲暴大段不干事

先生曰孟子浩然之氣若非公孫丑之問終不發出來丑可謂有功矣

時敏問許大伊尹孟子只看一箇任字與之恐不足以盡伊尹先生曰不然孟子說話字字要秤停賢看他在默歛時只知以堯舜之道自任及幡然而起則以天下自任故曰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非任而何

先生曰孟子說話字字秤停不肯妄與如日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喜與拜固自不同況能舍己從人其氣象又大矣非孟子誰識之

先生曰孟子大段好文字時敏請益先生曰孟子只要說箇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直自離婁之明說來三代以後那有這文字

先生曰讀書要識賢者氣象樂正子便自與孟子不同魯

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沮之樂正子未免言焉孟子便別曰吾之不遇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正與公伯寮愬子路意同

時敏問子在川上一段先儒有以死生爲言者其說如何先生曰不如此某嘗以此問伊川伊川曰此蓋形容道之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可窺而易見者莫如川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某亦引解在第九篇

先生謂時敏曰賢在此飲食恐麤糲時敏起謝曰時敏田家子本無食祿分今來分先生祿食大段僭越豈問麤糲先生笑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今士大夫好事治飲食所謂養其小體爲小人因目其左右云有新第人來見先生退先生爲時敏講論語第七篇呂憲又送改官文字邢叔端舉家甚喜先生曰人心固不足秀才望得解得解望及第綠衫望緋衫緋衫望紫衫何時是已此所謂小人長戚戚因曰前輩各別歐陽公及第後棄其所業與伯祖師魯習古文近來如謝顯道楊中立皆因及第後來隨伊川時敏歸語呂文曰先生長者說話有益某祖父侍講在家亦有新第人來見是親戚不欲言其名久之曰某待將三經新義編成門類以便學者侍講曰

公更待應舉耶其人大慙

先生嘗寫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兩句帖之坐隅顧謂時敏曰某寫此兩句也有來道好者也有愛其字而乞去者不知知某意否時敏問先生之意如何先生曰某意在此兩句未能得到賢且看從不敢上做來做來做去做到無擇地位自然滿天下而無過時敏再請益曰前有非先王之法服至說言行則不言服及終則又曰三者備矣豈言行無盡服則不可加益與曰不然天子以德言諸侯以位言卿大夫以服言士以行言庶人則以利言此其大略服至於卿大夫則有降而無益益則是王故只

說言行他日又再書其後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可不慎乎戒之慎之日慎一日造次顛沛常在於斯月日某謹書

先生曰某舊在洛赴試試官出中於事君論某謂朋舊若出一箇終於立身最難做時敏問如何先生曰孔子卻不說終於事君而曰終於立身蓋立身最難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故曰終於立身

呂紫微書問釋氏生死輪迴之說先生謂時敏曰居仁泥於生死輪迴某已作書諭之引潮以諭輪迴賢他日見渠

作某拜意問渠今世既做了中書舍人後世更要做宰相輪迴之說佛家之愛便宜也未幾呂再書至云既無輪迴人何苦爲善而不爲惡先生笑曰只這裏便是私心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生天地中其本甚善幾曾教爾爲惡作賤他來得太虛還之太虛我在何處

邢叔端一日歸謂先生曰府中諸公謂先生官已四品雖小衫自當用紅鞵帶先生笑曰某已致仕自是無官何用此爲阜帶不足又要紅鞵紅鞵不足又要兼金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心一而已移來移去至於熱中則無不爲矣

公言某與思叔旣相友善伊川歸自涪思叔始見穎惛疏通伊川亦便喜之自此同游處伊川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某每聞先生語言下解悟某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先生以爲然思叔長於爲文又善辦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伊川嘗言晚得二士

記善錄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

徐名度字惇立尹門人

問曰某有意

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

而求之有餘師又語人曰放教虛閒自然見道  
告詞

賜和靖處士告詞

敕西京布衣尹焞慶厯閒有賢臣焉朕不及見也每覽國  
史高其節槩爾能力學操行以世其家甘貧守約不競榮  
利是亦可嘉矣用錫美名式勸頽俗爾其以行義教鄉里  
使有矜式焉則予惟爾嘉可特授和靖處士靖康元年九  
月日中書舍人劉珪行

除崇政殿說書告詞

敕和靖處士尹焞先王之道具存方策非得深純篤厚之  
士傳其師學敷繹於前則道固隱而不彰矣朕博求碩儒  
發明治要聞爾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  
是用縻以好爵列之經幃勉從弓招副朕虛佇可特授左  
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紹興五年十一月初八日中書舍  
人朱震行

除祕書省祕書郎告詞

敕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尹焞孔子之道軻死不傳學  
者不求於心而尊記問之師去古滋遠其誰使正之爾學  
有師承本於自得篤信力行下不惑於百世日者安車何  
止三反朕恨見之晚而高臥益堅是用促侍金華仍宣養

才之地非特樂聞朝夕之益亦使後學知所模範焉可特授依前官除祕書省祕書郎兼崇政殿說書紹興七年閏十月八日

除祕書少監依舊兼崇政殿說書告詞

敕伊洛之間有君子焉明千載不傳之學祛諸儒久蔽之惑孟氏以來一人而已而爾親從之游得其奧旨脩身慎行垂三十年浮湛里閭晚爲朕起已試之效綽焉可觀圖書之府豪俊所聚俾爾往爲之長以稱吾尊德樂道之意爾其爲吾推明所學盡見所蘊使後進之士咸有所矜式焉則朕之得人亦見不愧於古矣爾尙勉之可特授依前

官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紹興八年三月三日

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依舊兼崇政殿說書告詞

敕左宣敎郎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賜緋魚袋尹焞王人求多聞莫若古訓君子懿文德無如尙賢朕網羅巖穴之才位置朝廷之上學爲王者事其來久矣自得師者王孰敢廢之爾行中規矩言爲準的奮身丘壑通籍金門在漢唐時有樊英李渤之故事及祖宗世有常秩程頤之遺風勸講金華優游冊府爲天下之清選實儒生之至榮而乃力抗忱辭祈歸畎畝爾之自謀可謂至矣朕之進德當何如哉就祿眞祠升華延閣不廢講讀俾遂燕安惟寵

數之便蕃使措紳之矜式當體至意無有遐心可特授依前官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說書賜如故

除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告詞

朕守至正之論定中興之業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爾經術行義入輔台德凡所稱述悉由師說充養之大本之聖門奉常禮樂之司儒者之任以是命爾爲四方法使知吾好惡所在而得有所矜式焉眾志既定國勢自安爾之責也可不勉哉可特授依前官試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賜如故

諡肅公告詞

敕中書門下省尙書省送吏部狀准禮部送承送浙西提舉司和靖書院山長劉承等申侍郎和靖先生尹公諡復送考功覆諡到實係侍講待制侍郎尹先生生前讀書之地端平年間提舉曹祕丞建堂養士先生少游程門能受師說晚侍經筵啓沃良多已蒙朝廷下之太常譔定諡議以其主敬諡之曰肅近蒙禮部吳侍郎檢索初諡一宗連送吏部考功契勘復諡仰見崇重先儒主盟道學之盛心先生則孔門之曾子也公初見程子令看敬字請益曰主一則是敬公卽心領神會因讀易至敬以直內問程子曰

不習无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程子曰然且謂不易見得如此自是涵養極精熟其後答或人之問曰收斂身心便是王一試進士策問議誅元祐黨人不復就舉抗疏排和議而不顧當路之權臣公澶茂之質篤實之行常以保守自許程子亦獨以不失其正許之要其所終真知力行一無愧怍河南之門有光焉稱公者神師道則曰學務師古行足勵俗胡安國則曰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范冲則曰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而文公朱子推獎尤的曰尹和靖在程門只就一敬字上做工夫終做得成謹按諡法因嚴敬敬曰肅肅敬也涵養之到操存

之熟自謂心廣體胖只有自樂則公之所謂敬始於主一而終於純一始於持之固而終於居之安非躬履而身踐之難以口耳形容也凡其一動靜語默一出處進退一背向趨舍莫非從敬中來善乎黃公幹記公之祠有曰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又曰理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鞮萬變忽陳乎前而此心自若至以程門顏氏目之進侍講則前期齋沐其敬發於事君之際高宗謂尹焞學問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領袖足以見朝廷氣象伊洛之一脈幾絕復續奉常議以肅易名用合諡法因

嚴敬之義仍牒本家照會景定元年三月三十日  
銘記

呂德元撰墓誌銘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丁酉和靖先生歿於紹興以其族孫  
鎮爲孫奉先生後丙午葬先生於會稽縣五雲鄉石帆里  
其子壻邢純謂門人呂稽中曰惟是喪葬嗣裔之事屬之  
我文書論說傳於後世屬之子尚行先生之志乎稽中曰  
然吾方銘先生墓吾聞之先生矣昔者周公歿聖人之道  
不行孟軻歿聖人之道不傳從千餘載之後得不傳之學  
者伊川程夫子也先生曰吾晚得伊川之道四方師事之

如伊川而稽中也亦事先生二十年矣嗟乎孟軻氏歿而  
道不傳豈無傳之者哉傳而差也差則不勝其蔽雖有豪  
傑之士擇焉而不精小醇而大疵謂之不傳可矣而程夫  
子得之程夫子之語門人每恨其差也曰差之毫釐繆以  
千里程夫子之歿久門人高弟曰微而說又差先生自洛  
入秦自秦入蜀自蜀入吳楚朝行在所退老於越而後學  
者復聞其正而知其差而孟氏程氏之學復明今先生歿  
矣學者其謹傳之哉昔者荀卿事子弓而其傳至於韓非  
李斯盡壞先王之道考之於書蓋自荀卿而差也而況其  
下者哉先生洛人也姓尹氏五世而上居太原徙於汝自

汝徙居於洛卒葬壽安之任范里至先生之曾祖仲宣娶張氏生七子而二子有大名長子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河內娶何氏生四子其長子諱林官至虞部員外郎娶劉氏萬年縣君劉氏卒娶陳氏福昌縣君是生先生以先生貴贈虞部爲朝散大夫母皆贈令人先生諱焯字彥明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夫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以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以祿養於是先生還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焯張繹爲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同門之士皆尊畏之程夫子曰我死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康元年朝廷初辨忠邪召用四方才德之士懼先生不至則以布衣召先生先生謝不才旣往又謝不欲朝大臣知不能留也授以和靖處士而歸明年金人陷洛陽先生之家死於賊先生旣死而復甦竄於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於京師思以繫天下之望則使其僞帥趙彬卑詞厚禮來招先生具僕帳衛從於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匿蜀水谷中

當是時上遣大臣宣撫處置川陝在閬中而稽中爲官屬  
在行先生崎嶇走山閒遂至閬中館於子弟之舍久之先  
生往來閬中止於涪紹興五年上召先生於涪曰昔者之  
召程頤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遂以左宣教郎崇政殿  
說書召先生力辭章十數上敕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  
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爲先生立祠於涪七年至九  
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生事之  
三十年今又三十年矣請就斥朝廷恥之於是大臣顯言  
先生拒劉豫之節學問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  
益至先生辭避已數十迫上命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  
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須病愈必受命而復朝病愈先  
生朝又辭於上前上曰卿尚可辭耶朕渴卿久矣知卿之  
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退曰聖君也遂  
就職又除祕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三月除祕書少  
監月餘以病求去不許四月賜緋衣銀魚袋象笏與御前  
珍玩之物先生益衰且病益求去改除直徽猷閣主管萬  
壽觀兼崇政殿說書九月除大常少卿十一月除禮部侍  
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日作不能朝告病甚  
於朝廷十二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  
曰病不能朝矣而寵祿日至雖主上賢我大臣安我吾何

功德以當之上章十餘不能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使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先生去之平江虎丘見門弟子曰噫吾老矣再應聘而得君舉朝之士皆我與謂可以有爲矣而吾衰病也不可以筋力朝傷哉事君之晚十年正月先生年七十日吾無功而爲從臣吾去而不能復辭以期月而老矣七十而老尙矣遂致仕進官左奉議郎而從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其子壻邢純爲浙東安撫司準備差遣侍先生以居蓋居紹興二年而歿年七十有二矣上命越制以賻之贈官四等先生娶張氏追封令人生五男三女坤城堪增皆早喪均仕爲將仕郎娶趙氏洛陽之陷與張令人皆死長女適進士伊川程暉次適進士新安羅授次適邢純者也初先生老無子其弟燭死於武功有孤曰塙及長先生以郊恩仕之矣其從弟烈在長水山中生子曰繼可今九年而長水陷不能以來故立孫鎮爲均子服三年之喪稽中間之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爲也翫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敘於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事之正也故先生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孟氏而後莫如此學者矣故先生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

心得如出諸已見於容貌聲音之間望之儼如也卽之則  
溫言則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慕之小人見之必  
革面後有聖人不易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  
天下退未嘗筆之於書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  
爲講解文字弟子各記所聞見云獨嘗奉詔撰論語解今  
行於世先生每病同門之士昔者記伊川之言出他意謬  
誤失本指今傳於世者益多謬在蜀中時取諸家所記考  
證去取爲師說一編矣復不傳諸外曰伊川之成書易傳  
而已矣讀易傳足以知伊川之學故無書今弟子記先生  
之言亦各因其所得所知必摭中與二三子參撰整而行  
之以見先生之學於後世其銘曰道之不明學失其傳或  
得其一莫見其全駭外恨遺躡高滯卑莫身其本莫質其  
疑流爲怪誕變爲異端滑稽支離莫卽其安惟吾先生得  
傳之正旣誠而明窮理至命上達無餘下有根本貫之則  
一推之則準惟性之復畢顯於善粹然其和亦見於面不  
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窮觀其蘊達俟其  
施如何昊天不相於時疇昔方強如彼否窮老而遇主乃  
病乃終不僭不忒則昇後覺我二三子敢墜所學學之不  
墜惟不僭忒百世之紹萬世之則惟億萬世道不有定我  
作銘詩以俟後聖

呂知存祭和靖先生文

嗚呼公之先世名聞簪纓兩河之間稱二先生公實似之  
 克振家聲儒者之盛實惟兩程發揚古學聖道益明公早  
 從之得於誠明名利之塗眾人所爭公獨去之曾無吝情  
 惟家法之是守惟師言之是行故時雖遇而位未稱德祿  
 雖厚而家無餘贏年雖高而異鄉之是寓德雖厚而繼世  
 之莫承何天畀之者固與眾異而公享之者迄無一成蓋  
 所不足者特當時之厄而不可掩者乃後世之名顧斯理  
 之昭昭亦何憾乎冥冥我昔幼年稔聞德馨晚歲之幸公  
 堂屢登聞其諄誨如醉而醒孰謂以病遂不復興俯仰今  
 昔涕泗交橫有肴在列有酒在觥公平不昧俯鑒微情尚  
 饗

晦庵跋和靖先生遺像及手書

河南尹君來自臨川出示其大父和靖先生遺像及手書  
 歐陽文忠公所作三誌仰瞻不勝敬歎既撫其像以藏於  
 家尹君又俾記於誌文之後熹惟尹氏世德之盛旣得歐  
 陽公之文以發揮之而和靖手書惟謹是亦足以傳世矣  
 孤愚晚學何敢僭易輒贊一詞顧其請不已乃別書幅紙  
 以附卷尾云淳熙壬子十月二十九日新安朱熹書

古小學學記

國制社必有學古小學遺法也有司槩爲末務率曠而弗舉閒舉焉句讀爲業則亦猶夫故耳屬者明天子一新政令特申飭府州縣各立社學以端蒙養之教繼有詔凡浮屠之居有設而濫者悉毀之歸於宮惟有司之所處甚盛典也紹興郡守洪君珠得廢寺於城南因欲卽其地以改建社學謀於貳守孔君廷訓通守洪君哲節推李君逢議以克合乃上白於大巡端君廷赦報曰可乃漸次繕理前作大門扁曰古小學本其初也內設祠宇肖和靖尹先生像示表勸也祠之左扁曰禮門右曰義路祠後爲廳扁曰養正廣可容數百人左右爲廊房各數十楹以處俊秀之有業次者廳後爲堂扁曰游藝琴瑟簡編具焉經始於往年十一月落成於是年之四月會稽尹王君文儒山陰丞應君佐旣皆協力於下以訖此役復徵言爲記予惟童蒙之學士君子最初用力之地譬之道路然引之而南則越引之而北則燕易曰蒙以養正聖人功也示人以重如此故孟子命世大賢之資猶有待於三遷之教而後定矧世之後生小子乎昔三代盛時法制大備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擇民俊秀而肄習焉教之洒掃應對進退以嚴其節教之禮樂教之射御書數以養其中和以正其容體而開發其聰明與凡事親從兄尊君敬上之義亦必時舉而

反覆告詔之以沃其義理之良心其亦蒙養甚至也及既長乃復進之大學擴其所未至增益其所不能使之日從事於道德馴習之以歲月之久而須其成以故教化洽而人材興焉少稱有造長日有德家有完行國號多士而在位者皆羔羊之大夫其起而履天下之任者皆大聖大賢爲純德君子本末該而終始具故其事業亦皆光明俊偉可以揭宇宙而照映方來夫孰得而企焉後世此學不講士大夫無修身之素少而狂悖長方自悟長或未悛老始自艾回視故步有不勝愧惡者亦或樹立在天下文采表見於一時然考之家庭鄉黨之間則尚多貶議如寇萊公力扶社稷功非不茂也而少年或病於失檢曾子固星斗文章其述作炳炳可誦顧質以行義則未能無歎焉者亦何以收圭璋之譽哉此君子養素之爲貴而小學之教誠不得而缺也明矣紹興爲古會稽郡以文獻甲東南登高科稱賢宰輔者相望於今昔近日童非之俊動以千計可謂盛矣然各教以塾師有司漠不之省也洪君甫下車卽已留意於此慮其渙無統紀也擇人以總之慮其羣爲游狎也取古小學之法立條格以示之又慮其伍於淺陋也朔望則會講五禮以聳環堵之觀時復臨蒞而誘獎之翼翼濟濟揖讓有容颯颯乎絃誦之聲其於文化也美矣至

是復建此學以爲統會之地則作之愈勤習之愈專郡子弟有不勃然興起者乎自此而益有修焉豈無三代之人材出於其間雖然蒙養固不可無教然必捨其常立異論以惑童子其弊也將率而好怪此歐陽之有懼於石公操也其尚慎之哉洪君字玉方閩莆田人少有志操昔予督學南閩時得其文復察其人甚器之未幾果舉進士歷郎署爲今官其爲政公平廉潔介直不阿聲績可最列郡是役也舉官爲費惟恐勞及於民是亦惠政之一端卽此他可類推矣乃爲記之嘉靖九年歲次庚寅冬十月上澣之吉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奉敕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前兵部右侍郎賜閒官東泉

子姚鏌撰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誦齋同治五年夏月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王 汝肖曾覆校

閩縣葛 華實夫分校

閩縣陳宗濂幼蓮分校

和靖先生集卷之全終

